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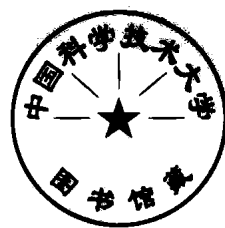
• 85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劉宗周年譜
史可法年譜
張溥年譜
吳梅村年譜
魏叔子年譜
呂留良年譜
梁質人年譜



姚名達者
楊德恩著
蔣逸雪編著
馬導源編
溫聚民著
包賚著
湯中著

上海書店

歷史、地理類

姚名達著

劉宗周年譜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影印

姚名達者

劉戡山先生年譜

張元濟題

劉宗周年譜序

一、劉宗周須有年譜之故

「余惟譜曆之學，倣於周官，所以奠系屬，分經緯，太史公集尚書世紀爲三代世表，其遺法也。魏晉以還，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爲經緯，蓋亦史部支流，用備一家之書而已。宋人崇尚家學，程朱弟子次第師說，每用生平日以爲經緯，而前代文人如韓柳李杜諸家，一時皆爲之譜。於是卽人爲譜，而儒雜二家之言，往往見之譜牒矣。孟子曰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」以譜證人，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後可以爲譜。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，不能設身處境，而論前人之得失，則其說未易得當也。好古之士，譜次前代文人歲月，將以考鏡文章得失，用功先後而已。儒家弟子，譜其師說，所以驗其進德始終，學問變化。然而知者窺其全書，按其端末，則其事易覓，則譜之所係，猶未重也。惟先生之學與先生之行，則不可以不譜。蓋先生之學，在良知誠意絕續之交，而先生之行，則先歷清流，後遭易代，爲常變並涉之境。惟學在絕續之交，故自西湖會講，（註一）證人社約，（註二）達乎誠意章句，（註三）大學參疑（註四）之訂，可以考其始業之勤，中信之篤，晚得之化，而非

恍惚虛無，自託良知宗旨所可希幾。惟其行在常變並涉之境，故發端正學淑心之疏，（註五）其後至於忤奄寺，（註六）申憲綱，（註七）再起再蹶，至於身殉國變，（註八）可以見其先識之遠，愛君之忠，臨大節之正而不可以奪。蓋其學之本末，行之終始，天啓崇禎間之風俗人心，與東南鼎革間之時事得失，皆於先生之譜可以推見其餘。先生故以人譜教學者，而學者又卽先生之譜可以想見其人。故曰以譜證人，必有關於一代風教而後可以作譜。此章學誠序劉宗周舊譜之說也，（註九）言之成理，余可無事乎贅陳矣。

二、劉宗周年譜須改作之故。宗周先生之哲嗣均嘗纂次先生生平爲年譜，董瑞生稱其「字摹句繪，幾於無可增改」，（註十）邵廷采稱其「詳慎有體，實能見先生之學所以發先儒所未發者」，（註十二）吾人似可無須改作矣。然其書於均歿之後卽有二本：「一曰先君子 戴山先生年譜，中多竄抹，傳自學人，不會誠意宗旨者爲之，至不可認；一曰劉忠正公年譜，與前本大同小異。」（註十二）章學誠且稱其「子孫家自爲書，詳略異同，未能盡一」，（註十三）則歧文誤解之不可不論定，一也。其書又「間有一二隱而未揭，散而無紀者」，（註十四）瑞生已「小爲訂之」，（註十五）而未及糾正者猶多，二

也。其體裁嚴整，綱舉目張，雖大端已具，而全豹難窺。此生平底細，學術遷流之宜詳加補充，三也。『官階地域，宜從當時』（註十六）而其書於名公鉅儒，或稱地望，或稱號，後人驟視不解所謂，此尊稱異呼之宜正名，四也。原書附集而行，故於作文年月，未盡著錄；然瑞生已謂「文有宜登大略者，有宜止載題者，宜酌擇」（註十七）欲知先生思想之變化，文題及其內容，誠不可不錄，五也。原書紀事止於譜主之歿，讀者無從得知先生身後影響之大；此則時限使然，而非改作無以善其事者，六也。時代背景，學術潮流，無往而不牽涉學者之思想；先生思想之成立，所感受於時事尤多；舊譜有昧於此，所紀多略；此宜用新史學之眼光，作科學的探究與記載者，七也。先生遭逢國難，舍身殉節，其所仇敵者滿清，而其子孫與門人生長後朝，紀述遺事，自有忌諱曲筆；遺書奏進，復經清廷刪改（註十八）無復真面目矣；洗刷考訂，暴露真相，則後學之責，八也。遺書刊布甚遲（註十九）流傳不廣（註二十）版本雜出，遍讀為難；居今日之世，欲讀古人書而深解其學，尤非易事；而先生之學，又實有其不朽者在，於今日時勢，適如切症之藥石，著者不敏，竊欲化專門為普及，變艱深為淺易，治文集為傳記，使先生之學得廣播於天下，而天下仰其賜，則著者之心願償矣；此年譜之所以須要改作，九也。綜此九端，始敢命筆。如非然者，則妄

作之罪，余焉敢辭！

三、劉宗周生平之大概 其子洵已略言之矣，曰：「先君子，學聖人之誠者也。始致力於主敬，中操功於慎獨，而晚歸本於誠意。誠由敬入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意也者，至善棲真之地；物在此，知亦在此。意誠則止於至善，物格而知至矣。意誠而後心定其心焉，而後人定其人焉。是故可以扶皇綱，植人紀，參天地而爲三才也。其修於身也：目不視邪色，耳不聽淫聲，口不出戲言，四體不設怠惰之儀，威儀容止，一範於禮，非其義，一介不取；非其道，一人不苟同也。其刑于家也：事親極其孝，撫下極其莊，閨門之內，肅若朝廟；妻孥之對，有同大賓；以至接朋友，虛而能受；馭戚獲，嚴而有恩；入其門，翼翼如登其堂，雍雍如也。其待戚里也：事外祖如其祖，事姊如其母，撫甥如其子，撫甥孫如其孫；其他若母族，若外家，若壻家，貧者助，弱者植，美者教訓，務使恩誼周洽，不以親疏而間焉。其待宗族也：祖免以內，子不娶娶之，女不嫁嫁之；上祀祖宗，置祀田百畝，以供祭；下逮族姓，置義田百畝，以贍之。其自奉，則衣取蔽體，食取充腹，居止取足以障風雨，而處之裕如也。其待鄉邑也：地方風教，力爲表揚；民生利弊，力爲興革；連年潦饑，則鬪積貯，以施賑濟；所在告警，則講鄉約，以正人心；而設施見於一方矣。其進而立於朝也：致主

期於堯舜，非天德不以入告；敷治本於三王，非王道不以開陳；而尤惓惓於進君子，退小人，爲幹濟時艱之要；然謹難進易退之節，道合則從，不合則去，未嘗終年淹者；天下仰其出處，如祥麟瑞鳳，以之下世道之興衰焉。其退而居於野也；橫經論道，講學淑人，上自四書六籍，一一釐正之；下至濂洛關閩以及有明諸儒，人人折衷之；闡往聖之微言，黜異端之詛謬，存天理於幾微，留民彝於一線；其見於著述者，愈弘且偉焉。蓋自作止語默，以至進退辭受，無非一誠之所流行。自家庭日用，以至鄉國天下，無非一誠之所貫徹。而至於臨難一節，從容就義，全而生之，全而歸之，不虧體，不辱身，忠孝兩慊，仁義兼盡；合夷齊首陽，曾子易簣，而兼有之；信乎可以扶皇綱，植人紀，歷千載而不朽也。先君子盛年用功，過於嚴毅；平日齋莊端肅，見之者不寒而慄；及晚年，造履益醇，涵養益粹；又如坐春風中，不覺浹於肌膚之深也。竊嘗論之道統之傳，自孔孟以來，晦蝕者千五百年。有宋諸儒，起而承之。濂溪明道，獨契聖真。其言道也，合內外動靜而統一之。至晦菴象山而始分。陽明子言良知，謂卽心卽理，兩收朱陸，畢竟偏內而遺外，其分彌甚。至先君子而復合。先君子之學，以誠意爲宗，而攝格致於中。曰：「知本斯知誠意之爲本而本之，本之斯止之矣；知止斯知誠意之爲止而止之，止之斯至之矣。」（註二十二）卽內而卽外，

卽動而卽靜；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蓋自濂溪明道以後，一人而已。其餘諸子，不能及也。若夫恢復心體之量，學者所讓棄於佛氏者，一朝還之吾儒；廓清之功，不在禹下。而卽其闢邪教，距跛行，放淫辭，掃榛蕪而開正路者，其功又豈在孟子距楊墨下哉？（註二十一）

四、劉宗周在史學上之地位 請徵諸當代史學大師何柏丞先生而可知也，其言曰：「吾國學術思想至北宋末造經一番融貫之後，大起變化。儒釋道三家思想，至此皆面目爲之一新，各成爲極有條理之派別。釋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，成爲陸王一派之心學；道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，成爲朱子一派之道學；而儒家本身則因程頤主張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，蔚成浙東之史學。故吾國學術至南宋而後成爲三大宗門，吾國史學亦至南宋而後始獨樹一幟，南宋之世，實爲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也。……初關浙東史學之蠶叢者，實以程頤爲先導。程氏學說本以無妄與懷疑爲主，此與史學之根本原理爲相近。加以程氏教人多讀古書，多識前言往行，并實行所知，此實由經入史之樞紐。傳其學者多爲浙東人。故程氏雖非浙人，而浙學實淵源於程氏。浙東人之傳程學者有永嘉之周行己、鄭伯熊及金華之呂祖謙、陳亮等，實創浙東永嘉金華兩派之史學，卽朱熹所目爲功利之

學者也。金華一派，又由呂祖儉傳入寧波，而有王應麟胡三省等史家之輩出。金華本支則曾因史而文，現中衰之象，至明初宋濂王禕方孝孺諸人出，一時乃爲之復振。惟浙學之初興也，蓋由經入史，及其衰也，又往往由史入文。故浙東史學自南宋以至明初，卽因經史文之轉變而日就衰落。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一個時期。迨明代末年，浙東紹興又有劉宗周其人者出，「左祖非朱，右祖非陸」其學說一以慎獨爲宗，實遠紹程氏之無妄，遂開浙東史學中興之新局。故劉宗周在吾國史學上之地位實與程頤同爲由經入史之開山。其門人黃宗羲承其衣鉢而加以發揮，遂蔚成清代寧波萬斯同全祖望及紹興邵廷采章學誠等之兩大史學系；前者有學術史之創作，後者有新通史之主張，其態度之謹嚴與立論之精當，方之現代西洋新史學家之識解，實足競爽。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二個時期。」（註二十三）自來談浙東史學，未有若柏丞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。其所給予於宗周先生之位置，尤確定而不可易。觀乎宗周先生祀尹焯於證人社，（註二十四）目爲程頤之正傳，拳拳服膺，備致推崇，可以知其思想淵源之所自矣。觀乎清代浙東諸史學家莫不師承梨洲，（註二十五）以推本蕺山。（註二十六）可以知其學術影響之所屆矣。

五、本書著述之經過及著者之態度 著者籍隸贛南，於浙東之學，初無所知。其始覺也，蓋自髫齡讀人譜雜記與王學淵源錄始。迨夫耽思史學，致力古書，氣味相投，竟以史學史爲其專門事業，宏綱細目，確定分施，而浙東史學之探討遂爲近年來之一大程課。始於章學誠，上及邵廷采，黃宗羲，以至劉宗周，功力所屆，頗有成書；要而言之，實史學史之分段長編也。自揣思想未疑，深恐批評有誤，故於諸家，案而不斷，力求表暴學者之實事心得，而未嘗稍肆是非之見解。非不能也，以俟異日論定耳。是書也，草創於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寫定於二十年八月十七日。搜遺文於滬肆，異本備羅；訪古蹟於越城，芳徽深挹。細讀深思，不厭早起；析疑著筆，每致晏眠。歷揮汗與圍爐，遂積分以成寸。昔黃宗羲有云：『每見鈔先儒語錄者，膏撮數條，不知所取之意云何，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，如何見其學術？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，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。』（註二十七）『先師著述雖多，其大概具是，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。』（註二十八）著者不敏，竊有取於斯言。至於採集之勤，稽考之苦，筆削之審，可無庸一一道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七日著者姚名達寫於上海史齋

劉宗周年譜例言

一取裁 本書直接取材於譜主遺書及關係諸籍，並不以舊譜爲藍本。故詳其所略，略其所詳，註其所同，訂其所誤，陶鎔變化，非盡一端。

一別擇 本書著眼於譜主學術思想之超特，政治事業之艱難，故於時勢學風，奏疏論文，不厭博考精讀，慎擇節錄；凡以表現其人全體，期於不隱不誇而已。至於文章之非甚重要，行爲之無關大體者，雅不欲網羅無遺也。

一考究 舊譜以子記父事，行狀以弟子記本師，理應可靠，然細按事實，乃有大謬不然者；糾訛補闕，頗費工夫。而譜主行事之先後，作文之月日，多爲譜狀所不載；比觀深究，久而始知；每有經長時之考證，數次之更改，始得排比成事者。寫定自視，若甚易易；其中曲折，難以一一爲人道也。

一體例 本書自命史裁，一切隨史事之需要而伸縮，不爲體例所拘束。記事採用直敘法，不仍舊式年譜之格式；而出處在所必註。除年歲頂格排印外，記事之文，較低一格，譜主原文及時人小傳

更低一格，著者按語又更低一格，不用新式論文之格式，以免混淆。除尊稱譜主爲先生外，惟尊其尊長爲公，仍其君主爲帝，餘人則概直稱姓名，以免隱諱。（不知名者，乃傳其字。）

一 批評 本書僅爲客觀的敘述，不著一言半語之批評。然著者非無所可否於其間，特不欲於此書發之耳。

註一 事見本年譜萬曆三十九年六月。

註二 見崇禎四年三月。

註三 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。

註四 見崇禎十七年三月。

註五 見萬曆四十一年十月。

註六 見天啓元年十月。

註七 見崇禎十五年十一月。

註八 見弘光元年閏六月。

註九 註十三 見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一劉愚介公年譜序。

註十 註十二 註十四 註十五 並見劉子全書鈔述頁十七以後簡稱劉子全書爲全書。

註十一 見復思堂文集卷一明儒劉子戢山先生傳以後簡稱邵撰傳。

註十六 註十七 見全書鈔述頁二十二。

序

劉宗周年譜

十

註十八 據劉蕺山先生集卷首上諭。以後簡稱劉蕺山先生集爲全集。

註十九 見本年譜卒後四十年。

註二十 據全書吳傑序。

註二十一 見先生子灼所撰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譜。以後簡稱爲年譜。

註二十二 見大學參疑。

註二十三 見通史新義頁一四〇。

註二十四 見本年譜崇禎五年六月。

註二十五 卽黃宗羲。

註二十六 卽劉宗周。

註二十七 見明儒學案發凡。

註二十八 見明儒學案卷六十二。